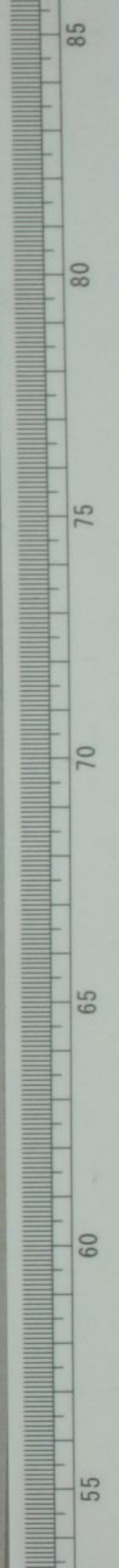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88



文庫11
D292
88

御日錄文庫

宋史卷三百五十四

列傳第一百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沈銖 弟錫

路昌衡

謝文瓘

陸蘊

黃寔

姚祐

樓昇

沈積中

李伯宗

汪澥

何常

葉祖洽

時彥

霍端友

俞棗

蔡蕤

沈銖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季長王安石姝婿也銖少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五十四

列傳

一

二

010190562560

從安石學進士高第至國子直講季長領監事改審官
主簿坐虞蕃事免歸元祐置訴理所被罪者爭自列銖
獨不言紹聖初起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崇政殿說
書受旨同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以進講爲解拜右司諫
辭改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吳居厚除戶部尚書銖論其
使京東時聚斂詔具實狀不能對罰金講詩南山有臺
至萬壽無期以爲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應哲宗屢
首肯之真拜中書舍人兼侍講俄引疾以龍圖閣待制
知宣州卒弟錫

錫字子昭以王安禮任爲鄂公司戶參軍崇寧初爲講
議司檢討蔡京方銓次元符上書人欲定罪錫曰遠方
之士未能知朝廷好惡若槩罪之恐非敦世厲俗之道
京不從除衛尉丞遷祠部員外郎提點江東刑獄知婺
州入爲左司員外郎兼定嘉二王侍講進太常少卿拜
兵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徙江寧張懷素誅
朝廷疑其黨有脫者江淮間往往以誣告與獄錫至郡
有告者按之則妄也具疏于朝由是他郡繫者皆得釋
歷知海泰汝宣四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
路昌衡字持正開封祥符人起進士至太常博士參鞫
陳世儒獄逮治苛峻至士大夫及命婦皆不免遷右司

員外郎歷江淮發運陝西轉運副使知廣州徙荆南又徙潭州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紹聖中召爲衛尉太理卿遷工部侍郎俄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李清臣有狂婦人之訢昌衡致之重辟出知瀛州徙永興軍進直學士知成都徽宗立應詔上書曰頻年以來西方用兵致興大役利源害政佞臣蔽主四者皆陰之過盛自陝以西民力傷殘人不聊生災異之變生於天地之不和起於人心之怨望故妖星出見大河橫決秋雨霖淫諸路饑饉殍死道路妻子棄捐破析貲儲以應星火之令勤勞憔悴多不生還人心如此而欲其無怨難矣俄坐清

臣獄事責司農少卿分司居鄧州明年起爲滁州定州復直學士知開封府乞嚴告捕虛妄之法以靖訐訢徙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龍圖閣學士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元豐中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榜笞禁錮民受其虐楛克聚斂不勝多門其不急之征非理之取宜罷減之大臣以爲訕朝廷議置之罪神宗曰彼謂奉法者非其人爾匪訕也哲宗時御史中丞黃履薦爲主簿三年不詣執政府召對除祕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紹

聖未都水使者議建廣武四埽石岸朝廷命先治岸數十步以驗其可否黃流湍悍役人多死一方甚病功不可成而使者申前說愈力文瓘條別利害罷其役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詔修神宗寶訓文瓘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其要旨而爲之說以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皆放此遼主洪基殂使往弔之令從者變服而入貶秩二等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嘗詒呂公著書再調邵武軍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未嘗出籍廼以爲集英殿修撰

撰知濟州卒子貺宣和中爲駕部員外郎知汝州欽宗時上封事十篇論事切至使于金還提點京西北路刑獄金人犯汝州貺自襄陽領兵往援之戰死

陸蘊字敦信福州侯官人少知名登進士第爲太學春秋博士經廢員省改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崇寧中提舉河北兩浙學事召對言元祐異意俗學旣不爲我用近詔不以使一路而猶得爲守令臣愚未知其可遂拜禮部員外郎轉吏部遷辟雍司業太常少卿議原廟不合黜知瑞金縣還爲太常進國子祭酒中書舍人請葺諸州天慶觀立學事司考課法遷太司成擢御史中丞

引門下侍郎余深親嫌自列徽宗曰相避之法防有司不能盡公爾侍從吾所信任豈得下同庶僚乎不許蘊頗論事嘗言御筆一日數下而前後相違非所以重命令輔相大臣宦官戚里賜第營築縱撤民居縣官市材於民而不予直貴游子弟以從官領閑局奉朝請爲員猥多無益於事又賜予過制中外用度多於賦入數幸私室乖尊卑之分亦非臣下之福其言皆中時病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改建州時弟藻由死曹侍郎出爲泉州過蘊合樂燕款閩人以爲盛事加顯謨閣直學士引疾提舉鴻慶宮方二浙用兵旁郡皆繕治守備蘊聞命就道使者劾爲避事奪職稍復集英殿修撰卒

黃寔字師是陳州人登進士第歷司農主簿積官提舉京西淮東常平元豐末議罷提舉官命未布寔舅章惇屬蔡確徙寔提點開封縣鎮遷提點梓州路兩浙刑獄京東河北轉運副使哲宗以寔爲監司久議召用曾布陰沮之林希曰寔兩女皆嫁蘇軾子所爲不正不宜用乃以知陝州爲江淮發運副使賀遼主登位及境迓者移牒來稱爲賀登寶位使寔報以受命無寶字拒不受還除太僕卿再擢寶文閣待制知瀛州徙定州朝旨籍民兵旁郡因緣擾困寔懷檄不下而晝利害請之事得

寢卒于官贈龍圖閣直學士寔孝友敦睦世稱其內行
蘇轍在陳與寔游因結昏其後又與軾友善紹聖黨禍
起寔以章惇甥故獲免然亦不得久於朝著焉

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元豐末第進士徽宗初除夔
州路轉運判官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武臨
射賦帝大悅留爲右正言歷陳紹述之說遷左司諫建
議置輔郡以拱大畿進殿中監六尚局官制成凡所以
享上率屬察舉稽違殿最勤惰之法皆祐裁定以親老
請郡授顯謨閣待制知江寧府時召捕張懷素祐追獲
之復爲殿中監踰歲以直學士知鄭州改秦州或請調

熙河弓箭士徙邊以省更戍祐謂人情懷土重遷以
二年爲更發之期滿歲樂業而願留者乃聽且請擇熙
秦富民分丁授地蠲役借糧以勸耕植益廣秦之東西
川建城壁嚴保障以控熙河涇原皆從之復爲殿中監
改吏部侍郎命鎮蜀用母老辭遷工部尚書加龍圖閣
學士爲大名尹進延康殿學士復爲工部尚書徙禮部
母喪除知太原府縣有小胥造冢逼其先墓者祐疑爲
厭已請解官持服先是詔許祐悉買墓旁地遂併徙他
冢小胥不從故祐持以爲說言者論其挾仇要君乃止
以提舉上清寶籙宮卒贈特進諡曰文僖

樓异字試可明州奉化人進士高第調汾州司理參軍徙永興虞策幕府監在京文繡院知太宗正丞遷度支員外郎以養親求知泗州復爲吏部右司員外郎左司郎中太府鴻臚卿除直秘閣知秀州政和末知隨州入辭請於明州置高麗一司舠百舟應使者之須以遵元豐舊制州有廣德湖墾而爲田收其租可以給用徽宗納其說改知明州賜金紫出內帑緡錢六萬爲造舟費治湖田七百二十頃歲得穀三萬六千加直龍圖閣秘閣修撰至徽猷閣待制郡資湖水灌溉爲利甚廣往者爲民包侵异令盡泄之墾田自是苦旱鄉人怨之在郡

五年旣請温之船官自隸以便役又請越台之鹽以佐費詔責之曰郡自有鹽筴不能興而欲東取諸台西取諸越斯乃以鄰國爲壑也睦寇起善理城戍有績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

沈積中常州人賜進士出身爲辟雍正戶部員外郎至秘閣修撰河北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知河間真定府積中本王黼所引拔黼方圖燕地使覘邊隙中書舍人程振語之曰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感其戒至鎮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振宣告于朝已而師敗於白溝童貫還罷積中提舉上清寶籙宮旣得燕山又命

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未行而卒或曰爲盜所殺或曰
婢殺之終亦不能明也貫惡其曩言追削官職建炎中
宰相上其書乃悉復之

李伯宗字會之河陽人第進士知內丘咸陽太康縣建
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令以豐歲推行今州縣吏苟
簡懷異者指熟爲災而貪進幸賞者掩災爲熟望深察
其違戾而寘諸罰括縣壯丁爲兵得千人上其名數與
按閱之法知樞密院蔡卞喜而薦之提舉京畿保甲使
行其說增籍二萬已而有訴者陳牒至八百七十左遷
通判相州提舉白波輦運提點江淮坑冶鑄錢入爲將

作少監開封民有鸞神祠故帽飭以龍者吏以爲乘輿
服御伯宗曰此無他當坐不應爲爾尹不從具以請如
伯宗議歷大理卿入對言今情重法輕者許奏請而情
輕法重者不得焉恐非仁聖忠恕之意徽宗納之遷刑
部侍郎與工黼不相能用胥吏微過罷提舉宗福宮明
年知同州徙陝西都轉運使以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
卒贈光祿大夫諡曰榮

汪澥字仲容宣州旌德人少從胡瑗學易又學於王安
石著三經義傳澥與其議又首傳其說熙寧大學成分
錄學政登進士第調鼎州司理參軍知黟縣入爲太學

正累遷國子祭酒兼定嘉二王翊善擢中書舍人爲大
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知婺州改潁昌又改
陳壽二州徙應天府上章辭行提舉崇福宮卒贈宣奉
大夫濟自布衣錄天子學至爲正爲司業祭酒迄于司
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

何常字德因京兆人中進士第爲開封府兵曹紹聖初
或言蘇軾主文柄取士之非毀宗廟者常預其間出通
判原州歷將作丞陝西轉運判官熙河轉運副使議者
欲貸民金帛而使入粟塞下常曰車牛轉輸民力已病
然未至於死亡者粟自官出而民無害也金疆以金帛
使自入粟懼非貧弱之利熙帥及監軍劾之貶秩徙成
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今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常奏
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口衣一匹
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
之三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修撰爲使徙陝西以顯謨
閣待制知秦州轉通議大夫謀告夏人多築堡柵朝議
出兵牽制常言羗人生長射獵今困於版築違所長用
所短可以拱手待其弊無煩有爲也從之鎮秦六歲察
訪方邵劾其越法貨酒借米麴於官而毀其曆獄具責
昭化軍節度副使數月復其官終右文殿修撰年七十

三

論曰西漢之末士大夫阿諛銷悞遂底于亡東都諸賢以風節相尚激成黨禍宋元祐類東都崇宣類西漢末世蓋忠鯁獲罪則相習容悅而已君驕臣諂此邦之所繇喪也觀沈銖諸人徒徇時軒輊不能爲有亡惡足以言士哉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專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僉書奉國軍判官判登聞檢院由國子丞知湖州留爲校書郎元祐初歷職方兵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進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訕及宗廟祖洽自辨事下從官定議蘇軾劉攽言祖洽謂祖宗紀綱法度因循苟簡願朝廷與大臣合謀而新之可以爲議論乖謬若謂之訕則不可於是但出提點淮西刑獄紹聖中入爲左司郎中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祖洽性狼復喜諛附密言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哲宗曰宣仁聖烈婦人之堯舜也其於社稷大計聖意素定朕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旨祖洽復言若以珪爲無迹則黃履劉拯相繼論之矣願稽合羣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馬光呂公暑獲終牖下恩禮隆縟蔡確受遺定策而貶死

嶺外乞恤其孤其論率類此林希薦祖洽謂其最向正
帝言不可大用乃已坐舉王回出知濟州徙洪州以牟
利黷貨聞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爲小訓狐布用事欲以
吏部侍郎召韓忠彥不可白爲寶文閣待制知青州未
赴布竟引爲吏部布罷乃出知定州且行大言於上至
云當時蔡確稍失事幾王珪果遂姦謀則神宗遂失正
統不知今日神器孰歸臣爲朝廷宗社明確之功正珪
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宗足矣徽宗怒其
躁妄降集賢殿修撰提舉沖佑觀自是不復用久之知
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政和末卒

韓彥字邦美開封人舉進士第簽書穎昌判官入爲秘
書省正字累至集賢校理紹聖中遷右司員外郎使遼
失職坐廢旋復校理提點河東刑獄蹇序辰使遼還又
坐前受賜增拜隱不言復停官徽宗立召爲吏部員外
郎擢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以直龍圖閣爲河東轉運
使加集賢殿修撰知廣州未行拜吏部侍郎徙戶部爲
開封尹異時都城苦多盜捕得則皆亡卒吏憚於移問
往往略之彥始請一以公憑爲驗否則拘繫之以俟報
坊邑少安獄屢空數月遷工部尚書進吏部卒

霍端友字仁仲常州武進人徽宗卽位策進士第一授

宣義郎不閱月擢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起居郎
中書舍人服金紫故事唯服黑角帶帝顧見之曰給事
舍人等爾而服飾相絕如是始命犀帶佩魚進給事中
大司成禮部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可令內
外侍從更出迭入以奉禁闥殿大邦俾天下之勢如持
衡庶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卽請補郡廼以顯謨閣待
制知平江改陳州爲政以寬聞不立聲威陳地汗下久
雨則積潦時疏新河入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端
友請益開二百里徹于淮自是水患遂去內侍石燾傳
詔索瑞香花數十本端友不可疏罷之復以禮部召轉
吏部官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

俞棗字祇若江寧人崇寧四年以上舍生賜進士第簽
書鎮南軍判官未赴爲辟雍博士秘書省正字吏部員
外郎起居舍人兼定嘉二王記室擢中書舍人居三月
進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毛注建議罷增石炭場棗駁其
非除顯謨閣待制知蔡州明日復留踰年竟出爲襄州
還拜給事中上言學校三代之學也然崇寧四年以前
議者以爲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以前議者以爲是
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觀望者無定說亦必使
士有成才人無異論事之不美者不出於學校然後爲

得言頗見行蔡京再相憾向所用士多畔已葉夢得言
桌獨否遂拜御史中丞陳士風六弊又發戶部尚書劉
炳爲舉子時陰事京方倚炳爲腹心戾其意改桌翰林
學士遷兵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德府石公弼在
襄州以論衙前事謫言者謂桌實倡之罷提舉崇禧觀
竟以毀紹聖法度貶常州團練副使安置太平州行未
至復述古殿直學士知江寧江府

蔡疑字文饒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
復用卽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
紹聖之續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
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
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
爲疑動搖國是不以爲憚願逾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
是擢爲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卽除秘書省正字
遷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
前所未有也旋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叙族屬尊爲叔
父京命攸修等出見疑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比諸
父行也遽列拜之八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
輕者出籍疑不肯書言者論其不能推廣上恩使歲久
獲罪之人得以洗濯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

杭州始疑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頓異遂欲害瓘以絕口因其子正彙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疑復入爲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慄治瓘幾不免事具瓘傳御史毛注言陛下修善政以應天斥大姦以定國而疑巧言惑衆造爲讒端疏入不報范柔中者頃以上書入邪等至是進階疑言柔中嘗毀神考哲宗有弗其戴天之讐自今春黨人復官士論駭懼有致疑於紹述者乞削其叙遷昭示好惡從之張商英作相常安民與之書激使爲善疑弟彙刺其藁示疑卽論之以搖商英疑遷翰林學士坐妄議政事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府方建神霄宮疑先一路奏辦下詔褒獎召爲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嘗陰附權倖事覺徽宗令人對將面詰之踰月不奉詔帝怒命黜之御史言疑游太學則挾詭計以鉗諸生居侍從則挾私事以脅宰輔處門下則借國法以快私忿爲郡守則妄尊大而蔑監司召自金陵偃然以丞轄自處旣升宗伯乃懷不滿之心宜重寘諸罰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置宣和中復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爲政喜怒徇情任刑大慘方臘亂後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絹疑禁民與爲市乃下其直疆取之

卒怒乘薨夜飲客縱火焚州治須其出救殺之薨知事
勢洶洶踰垣走僅得免詔奪職罷歸明年以徽猷閣待
制卒

論曰自太宗歲設大科政多士居首選者躡取華要有
不十年至宰相亦多忠亮雅厚爲時名臣治平更三歲
之制繼以王安石改新法士習始變哲徽紹述尚王氏
學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迎合時相意擢第一自
是靡然士風大壞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亦薄矣熙寧
而後訖於宣和首選十八人唯何桌馬涓與此五人有
傳然時彥端友齷齪祖洽俞與蔡薨儉邪小人繇王氏
之學不正害人心術橫潰爛漫并邦家而覆之如是其
惜焉此孟子所以必辯邪說正人心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四終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

列傳第一百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賈易

董敦逸

上官均

來之邵

葉濤

楊畏

崔台符

楊汲

呂嘉問

李南公

董必

虞策弟

郭知章

賈易字明叔無爲人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

易十錢使從學易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復歸之年踰
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閑法令
歲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
中稱平元祐初爲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論呂
陶不爭張舜民事與陶交攻遂劾陶黨附蘇軾兄弟併
及文彥博范純仁宣仁后怒其訐欲謫之呂公著救之
力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徙廣德軍明年提點
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遂疏彥博至和建儲之議
爲不然宣仁后命付史館彥博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
而去蘇轍爲中丞易引前嫌求避改度支員外郎孫升
以爲左遷又改國子司業不拜提點淮東刑獄復入爲
侍御史上書言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
毀譽不得其真故人主聰明壅蔽下情不得上達邪正
無別而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黨日進二曰政事苟且
而官人不任其責故治道不成萬事隳廢惡吏市姦而
自得良民受弊而無告愁歎不平之氣充溢宇宙以干
陰陽之和三日經費不克而生財不得其道故公私困
弊無及時預備之計衣食之源日蹙無事之時尚猶有
患不幸倉卒多事則狼狽窮迫而禍敗至矣四曰人材
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故士君子無可用之實而愚不

肖克初於朝汗合苟容之俗滋長背上欺君之風益扇
士氣浸弱將誰與立太平之基五日刑賞失中而人心
不知所向故以非爲是以黑爲白更相欺惑以罔其上
爵之以高祿而不加勸僇之以顯罰而不加懼徼利苟
免之姦冒貨犯義之俗將何所不有今二聖焦勞念治
而天下之勢乃如此任事者不可以不憂是猶寢於積
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爲安可不畏乎然則欲知毀
譽真僞之情則莫若明目達聰使下無壅蔽之患欲官
人皆任其責則莫若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欲生財不逆
其道則莫若敦本業而抑末作崇儉約而戒奢僭欲教

養以其方則莫若廣詳延之路厲廉恥之節使公卿大
臣各舉所知召對延問以觀其能否善者用之不善者
罷之欲人心皆知所向則莫若賞以勸善刑以懲惡不
以親疏貴賤爲之輕重則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不爲
矣其言雖頗切直然皆老生常談志於抵阨時事無他
竒畫蘇軾守杭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
論軾姑息邀譽眩惑朝聽乞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
禹封還之以謂正宜闊畧不問以活百姓易遂言軾頃
在揚州題詩以奉上帝遺詔爲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
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弟轍蚤應

制科試文繆不應格幸而濫進與軾昔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爲喻議者由是薄易出知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秘閣元符中累謫保靜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進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爲曾布客改權刑部侍郎歷工部吏部未滿歲爲真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入黨籍卒年七十三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登進士第調連州司理參軍知穰縣時方興水利提舉官調民鑿馬渡港云可灌田二百頃敦逸言於朝以爲利不補害核實如敦逸言免役夫十六萬全舊田三千六百頃徙知弋陽縣寶豐銅冶役卒多困於誘畧有致死者敦逸推見本末縱還鄉者數百人稍遷梓州路轉運判官元祐六年召爲監察御史同御史黃慶基言蘇軾昔爲中書舍人制誥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轍相爲表裏以紊朝政宰相呂大防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爲謗毀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疆兵鞭撻不庭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揀改蓋事理當然爾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

改之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至如
本朝真宗卽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卽位罷脩宮
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
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北惟元祐以來
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轍
復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先
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聖不
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謗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
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爾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
美意而已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
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
敦逸慶基並罷敦逸出爲湖州運判改知臨江軍紹聖
初軾轍失位劉拯訟敦逸無罪哲宗記其人曰非前日
白鬚御史乎復除監察御史論常安民爲二蘇之黨凡
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改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
左司諫侍御史入謝曰臣再汚言路第恐擠逐不能久
奉彈糾之責哲宗曰卿能言無患朕之不能聽卿言而
信無患朕之不能行也瑤華秘獄成詔詣掖庭錄問敦
逸察知冤狀握筆弗忍書郝隨從旁脅之乃不敢異獄
既上於心終不安幾兩旬竟上疏其畧云瑤華之廢事

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哲宗讀之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曾布以爲不可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故使臺端錄問冀以取信中外今謫敦逸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謗哲宗意解而止明年用他事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卽位加直龍圖閣知荆南召入爲左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蔡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卒年六十九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二爲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爲監察御史

裏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爲審刑大理所疑京師流言法官竇瑩等受賂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華等慘酷無敢明其寃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有巫託神能禍福人致貲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諸境還監都進奏院哲宗卽位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爲監察御史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爲主而所根者本也詩賦以文爲工而所逐者末也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之弊未見其爲得也自熙寧以來京師百司有謁禁均言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

疑遇物則人思苟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明
洞達不疑之意遂論青苗以爲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
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爲終歲之患願罷之而復爲常平
糴糶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請罷粟補吏減任子員節特
奏名之濫增攝官之舉數抑胥史之幸進以清入仕之
源詔有司議久之不能有所省復疏言今會議之臣畏
世俗之譏評不計朝廷之利害閔鄙耄之不進不思才
者之閑滯非策之善也因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
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數又言治天下
道一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猛過則急而傷恩
術雖不同其蠹政害民一也間者監司務爲慘核郡縣
望風趣辨不暇以便民爲意陛下臨御務從寬大爲吏
者又復苟簡縱弛猛寬二者胥失願明詔四方使之寬
不縱惡猛不傷惠以起中和之風詔下其章蔡確弟碩
盜貸官錢以萬計獄旣上均論確爲宰相挾邪撓法當
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清臣執政與正人異趣相
繼擊去之監察御史張舜民論邊事因及宰相文彥博
舜民左遷均言風憲之任許風聞所以廣耳目也舜民
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當容之願復舜民職不從臺諫
約再論均謂事小不當再論王巖叟遂劾均反覆巖叟

移官均遷殿中侍御史內不自安引義丐去改禮部員外郎居三年復爲殿中侍御史西夏自永樂之戰怙勝氣驕欲復故地朝廷用趙尙計棄四砦至是又請蘭州爲砦地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外國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外國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地皆控握要路若輕以予之恐夏人擣虛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拒之是傳虎以翼借寇以兵不進無益抵足爲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時傳堯俞爲中書侍郎許將爲左丞韓忠彥爲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同異俱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寮堯俞等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詔從之御史中丞蘇轍等尚以爲言均上疏曰進退大臣當則天下服陛下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進退不當則累陛下之哲而言者自此得以朋黨合謀併力以傾搖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爲主所論若當雖異不害其爲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爲不善今堯俞等但不能協和實無大過蘇轍乃以許

將當時已定議既而背同列之議獨上論奏臣以爲善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唯命遂非不改然後爲忠邪將舍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及以爲過惡也若使不忠雖與同列協和是乃姦臣爾非朝廷之利也將罷均又言呂大防堅彊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因論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公非別白善惡而不當妄言也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大防轍六罪並再黜大防史禍由此起又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宰相章惇欲更政事專黜陟之柄陰去異已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爲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怒遷均爲工部員外郎尋提點京東淮東刑獄歷梓州淮南轉運副使知越州徽宗立入爲秘書少監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同脩國史兼哲宗實錄脩撰遷給事中太學生張寅亮應詔論事得罪屏斥均言寅亮雖不識忌諱然志非懷邪陛下旣招其來又罪其言恐沮多士之氣寅亮得免時宰相欲盡循熙豐法度爲紹述以風均均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辯

由是不協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主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脩撰提舉洞霄宮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登進士第由潞州司理參軍爲刑部詳斷官元豐中改大理評事御史中丞黃履薦爲監察御史未幾買倡家女爲妾履劾其汙行左遷將作丞哲宗卽位爲大府丞提舉秦鳳常平利州成都路轉運判官入爲開封府推官復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性姦譎與楊畏合攻蘇頌論頌稽留賈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劉摯親黨致位丞弼又論

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紹聖祕國事丕變之邵逆探時指先劾呂大防惇旣相擢爲侍御史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請加美謚疏司馬光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其阿恣無忌憚如此進刑部侍郎楊擢民蓋漸以訟至有司之邵二子皆娶蓋氏誣漸非蓋氏子以規其貲諫官張商英論之以直龍圖閣出知蔡州卒年四十八蔡京爲相特贈大中大夫

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進士乙科爲國子直講虞蕃訟起濤坐受諸生茶紙免官濤王氏壻也卽徃從安石

於金陵學爲文詞哲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學正遷博士
紹聖初爲秘書省正字編脩神宗史進校書郎曾布薦
爲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追貶
呂大防劉摯蘇轍梁濤范純仁責官皆濤爲制詞文極
醜詆安燾降學士濤封還命書云濤在元祐時嘗詆文
彥博棄熙河全先帝萬世之功不宜加罪蔡京劾爲黨
罷知光州又以訴理有過爲范鏜所論連三黜曾布引
爲給事中居數月而病以龍圖閣待制提舉崇禧觀卒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父徙洛陽畏幼孤好學事母
孝不事科舉黨友交勸之乃擢進士第調成紀主簿不
之官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呂惠卿爲鄆州教
授自是尊安石之學以爲得聖人之意除西京國子監
教授舒亶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時有御史中丞出爲郡
守監司薦之畏言侍從賢否上所素知監司乃敢妄薦
蓋爲異日地爾乞戒其觀望舒亶有盜學士院厨錢罪
爲王安禮所白畏抗章辯論以爲可謂之失未可謂之
故亶罷畏坐左轉宗正丞出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
請祠歸洛畏恐得罪於司馬光嘗曰畏官夔峽雖深山
羣獠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復曰
司馬光若知道更是臯夔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

盡也呂大防劉摯爲相俱與畏善用畏爲工部員外郎
除監察御史擢殿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擊十事并言
梁燾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皆其死黨必與爲地旣而
燾等果救摯皆不納摯罷蘇頌爲相畏復攻頌以留賈
易除書爲頌罪頌罷畏意欲蘇轍爲相宣仁后外召范
純仁爲右僕射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知轍不相
復上疏詆轍不可用其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側目
遷侍御史畏言事之未治有四曰邊疆曰河事曰役法
曰內外官政時有旨令兩省官舉臺官畏言御史與宰
執最爲相關之地宰執旣不自差使其屬舉之可乎太
常博士朱彥以議皇地示祭不同自列乞罷畏言彥據
經論理若彥罷出恐自是人務觀望不敢以守官爲義
宣仁后崩呂大防欲用畏諫議大夫范純仁以畏非端
士不可大防乃遷畏禮部侍郎及大防爲宣仁后山陵
使畏首背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哲
宗信之遂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進士李清臣發
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畏復考悉下之拔
畢漸以爲第一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
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方欲逐
呂蘇二人覺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爲相

公開路者也惇至徙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
臣知樞密院安燾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
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爲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
知真定府天下於是目爲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
元祐遷於紹聖也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後知郢州
復集賢殿脩撰知襄州移荆南提舉洞霄宮居于洛未
幾知鄧州再丐祠以言者論列落職主管崇禧觀蔡京
爲相畏遣子姪見京以元祐末論蘇轍不可大用等章
自明又因京黨河南尹薛昂致言於京遂出黨籍尋復
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人詣闕請封禪嵩山畏上疏
累千餘言極其謾佞方洽行得疾卒年六十九畏頗爲
縱橫學有才辯而多捭闔與邢恕締交其好功名富貴
亦同然恕踈而多失畏謀必中其究俱爲縉紳禍云
論曰賈易初以剛直名觀其再劾文彥博范純仁而斥
蘇軾蘇轍尤甚何以剛直爲哉董敦逸於元祐末與黃
慶基誣二蘇以開紹聖之禍及紹聖則肆詆元祐諸臣
甚至瑤華之寃不能持正雖終悔而諫亦何及焉及見
蔡京蔡卞稔惡乃論其過惡以自文杯水不足以掾車
薪之火也上官均諫切中時事及不從紹述之議其爲
人若可觀然論呂大防蘇轍以之再黜是亦助紹述者

也揚畏傾危反覆周流不窮雖儀秦縱橫無以尚之豈徒有三變而已至於倡紹述以取信哲宗又謂王安石之學有聖人意可謂小人無忌憚也哉來之邵盡擊時賢而進章惇安燾呂惠卿又請加美謚於安石其流惡不已乃誣人非其子而欲掩其貲亦何所不至焉葉濤在太學已著汙迹擢第之後謫安石而從之學後得曾布之薦凡元祐名賢貶責制辭肆筆醜詆雖有善猶不能自滌况無可述者乎

崔台符字平反蒲陰人中明法科爲大理詳斷官校試殿惟仁宗賜以盡美二字憲寧中文彥博薦爲羣牧判

官除河北監牧使入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舉朝以爲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故用之歷知審刑院判少府監復置大理獄拜右諫議大夫爲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爲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鍛鍊笞掠成之都人惴栗至不敢偶語數年間斃文法者且萬人官制行遷刑部侍郎官至光祿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惡出知潞州又貶秩徙相州後兼監牧使卒年六十四舊制武臣至內殿崇班始蔭其族台符言文吏州判司猶許用蔭武臣五歲一遷

自借職四十年乃得通朝籍輕重不相準請自供奉官
卽用蔭從之嘗使遼至其朝久立帳前僎者不贊導問
其故曰太子未至台符謂之曰安有君父臨軒而臣子
偃蹇不至久立使者禮乎僎者懼贊導如儀

楊汲字潛古泉州晉江人登進士第調趙州司法參軍
州民曹溥者兄遇之不善兄子亦加侮焉溥持刀逐兄
子兄挾之以走溥曰兄勿避自爲姪爾旣就吏兄子云
叔欲給吾父止而殺之吏當溥謀殺兄汲曰溥呼兄使
勿避何謂謀若以意爲獄民無所措手足矣州用其言
獻上溥得不死主管開封府界常平權都水丞與侯叔

獻行汴水淤田法遂醜汴流漲潦以溉西部春土皆爲
良田神宗嘉之賜以所淤田千畝提點淮西刑獄提舉
西路常平脩古芍陂引漢泉灌田萬頃召判都水監爲
大理卿遷刑部戶部侍郎元祐初以寶文閣待制知廬
州崔台符被劾汲亦落職知黃州歷徐襄越州紹聖中
復爲戶部侍郎卒

呂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熙寧初條例司引以爲屬權
戶部判官筦諸司庫務行連竈法於酒坊歲省薪錢十
六萬緡王安石用魏繼宗議卽京城置市易務命嘉問
提舉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輒取

利神宗去之安石執不可居二年連以羨課受賞神宗聞其擾民語安石安石曰嘉問奉法不公以是媒怨神宗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大傷國體安石僞辯自解至譏神宗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畧且曰非嘉問孰敢不避左右近習非臣孰爲嘉問辯神宗曰卽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七年旱帝憂心惻怛語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此皆百姓所願不如人言也嘉問言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不行縣官爲給事則三司經費有限今取民於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市易所收免行錢亦未足以償倉法所增之祿以此推窮則利害立見矣初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神宗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與初議異者布得實具上嘉問多收息千賞挾官府而爲兼并之

事神宗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
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至三司召繼宗及市賈問狀
其辭同乃脅繼宗使誣布語言增加繼宗不從布言惠
卿不可共事神宗欲聽之安石不可神宗遂詔中書曰
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
中人之家失業宜釐定其制布見神宗曰臣每聞德音
欲以王道治天下今所爲駸駸乎閭架除陌矣嘉問又
請敗鹽鬻帛豈不詒四方笑神宗頷之事未決安石去
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旣
執政前獄遂成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明年安石復
相召檢正中書戶房安石罷以知江寧府歲餘轉運使
何琬劾嘉問營繕越法徙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爲吏部
郎中光祿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
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
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賞至
於物質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於是
削嘉問三秩黜知淮陽軍悉罪前被賞者紹聖中擢寶
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蔡
卞多殺不辜焚去案牘以滅口嘗薦鄒浩浩南遷坐罷
知懷州徽宗時屢暴其宿惡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

州安置然爲蔡氏所右其壻劉達蹇序辰其死友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輒起以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贈資政殿學士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藁以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氏號爲家賊故不得與呂氏同傳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進士及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爲謝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寘諸法知長沙縣有嫠婦携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

尚何爭命歸兒族熙寧中提舉京西常平提點陝西

河北刑獄京西轉運副使入爲屯田員外郎南公有女皆適人而同產女弟年三士不嫁寄他妹家爲御史所論罷主管崇福宮爲河北轉運副使先是知澶州王令圖議開迎陽歸舊河於孫村置約回水東注南公與范子奇以爲可行且欲於大吳北進鋸牙約河勢歸故道朝廷命使者行視兩人復以前議爲非云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便又爲御史所論詔罰金加直秘閣知延安府夏人犯涇原南公出師擣其虛夏人解去進直龍圖閣權寶文閣待制知瀛州拜戶部吏部侍郎戶部

尚書歷知永興軍成都真定河南府鄭州擢龍圖閣直
學士初哲宗主入廟南公脩奉希執政指請耐東夾室
禮官爭之不得及更建廟室生前議弗當奪學士未幾
復之遂致仕卒年八十三南公爲吏六十年幹局明銳
然反覆詭隨無特操識者非之子諱

諱字智甫第進士紹聖間知章丘縣陝西麥熟朝廷議
遣官諸州令民平價逋負諱與余景在選中將賜對曾
布言於哲宗曰豐凶未可知諱景皆刻薄必因此暴斂
爲民之憂陛下臨政以來延見人士未多如兩人者懼
不足以辱大對乃諭使戒防使還爲河東轉運判官徙

陝西進築京師訖欲除秘閣校理以母憂去方建永泰
陵起使京西諫官任伯雨言祖宗之世朝廷有大事邊
鄙有兵革將相大臣召爲侍從乃不得已奪情令山陵
事人皆可辦何至以一諱壞事體哉命遂格終制以直
龍圖閣知熙州蔡京使王厚復河湟諱與之異召爲光
祿卿厚奏功罷諱守號坐嘗言招納未使停官後數年
爲陝西轉運使京兆麥價備貴諱與府縣議從民和而
民弗肯損價諱移府勒上戶閉糴府帥徐處仁不聽且
責之諱怒上章言處仁沮格詔令陵毀使者詔黜處仁
而擢諱顯謨閣待制代其任鄜延帥錢昂奏處仁本以

官糴麥損價與諫爭乃爲民久長之論不當黜詔以昂
違道于譽謫永州諫又代任鄜延復徙永興僞爲蟾芝
以獻徽宗疑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
解坐罔上貶散官安置三年復之歷數郡卒

董必字子彊宣州南陵人嘗謁王安石於金陵咨質諸
經疑義爲安石稱許登進士第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
時和章惇方寘衆君子於罪孔平仲在衡州以倉粟腐
惡乘饑歲稍損價發之必卽劾其戾常平法置鞫長沙
以承惇意無辜繫訊多死者平仲坐徙韶州惇與蔡卞
將大誅流人遣呂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訪哲宗旣
止不治然必所至猶以慘刻按脅立威爲五書歸奏除

工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郭知章封還其命詔以付趙挺
之權給事中陳次升復封駁不下必於是訟知章次升
爲元祐黨人坐不當訟言者出知江州改湖南轉運判
官提點河北刑獄召爲左司員外郎初舒亶守荆南起
邊事一切詐誕云徭人款附實亦不然必蓋與之謀及
是亶暴卒加必直龍圖閣往代乃城通道等六砦置靖
州折博帟易且移飛山營戍公私煩費荆人病之進集
賢殿脩撰顯謨閣待制卒年八十六贈龍圖閣待制
虞策字經臣杭州錢塘人登進士第調台州推官知烏

程縣通判蘄州通判蔣之奇以江淮發運上計神宗訪東南人才以策對王安禮李常咸薦之擢提舉利州路常平湖南轉運判官元祐五年召爲監察御史進右正言數上書論事謂人主納諫乃有福治道以清靜爲本西夏未順命策言今邊備解弛戎備不脩古之人善鎮靜者警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鹵莽闊踈而曰吾鎮靜吾持重者又乞詔內而省曹寺監外而監司守令各得以其職陳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星文有變乞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脩身之道勿以宴安爲樂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曾肇以議北郊事與朝論不合免禮部侍郎爲徐州策時權給事中還其命以爲聲禮官也不當以議禮得罪不從帝親政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侍御史起居郎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改杭州過闕留爲戶部侍郎歷刑部戶部尚書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成都府入爲吏部尚書奏疏徽宗請均節財用曰臣比在戶部見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之數略相當嘗以祖宗故實攷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諸道隨一月所須旋爲哀會汲汲然不能終日願深

裁浮冗以寬用度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卒于道年六十六贈左正議大夫策在元祐紹聖時皆居言職雖不依人取進亦頗持兩端故黨議之興已獨得免弟奕

奕字純臣第進士崇寧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洛相饑徙之東路入對徽宗問行期對曰臣返卽行流民不以時還則來歲耕桑皆廢矣帝悅旣而西部盜起復徙提點刑獄時朝廷將遣兵逐獮奕條上方畧請罷勿用而自計討賊不閱月可定轉運使張搏以爲不可宰相主搏策數月不効卒用奕議悉降之權監察御史親祭北郊燕

人趙良嗣爲秘書丞侍祠奕白其長曰今親衛不用三路人而良嗣以外國降子顧得預祠事可乎長用其言真以請不報陽武民傭於富家其室美富子欲私之弗得怒殺之而賂其夫使勿言事覺府縣及大理鬻獄奕受詔鞫訊皆伏辜坐漏泄語言罷去再踰年還故職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矩創邊地爲塘灤有定界旣中貴人典領以屯田開拓爲功肆侵民田民上訴屢出使者接治皆不敢與直奕曲折上之疏其五不可詔罷屯田加直秘閣淮南轉運副使入爲開封少尹故時大理開封治獄得請實蔽罪其後率任情棄法法益不用奕言

廷尉持天下平京師計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
自今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從之遷光祿卿戶部
侍郎睦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寇平論勞增
兩秩還爲戶部內侍總領內藏予奪顓已視戶部如僚
屬度支郎方討理滯奉中旨令開封尹與總領者來奕
白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
其官卽自劾不稱職詔爲罷內侍而徙奕工部襲慶守
張滂使郡人詣闕請登封東平守王靚諫以京東歲凶
多盜不當請封爲政者不悅將罪靚奕言靚憂民愛君
所當獎激奈何用爲罪乎靚獲免未幾卒年六十贈龍

圖閣學士

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第進士從劉彝廣西幕府
知浮梁分寧縣黃履薦爲御史以憂不克拜知海州濮
州提點梓州路刑獄復以鄭雍顧臨薦爲監察御史哲
宗親政上書請用淳化天禧詔增諫官員曰館職無所
用朝廷設之不疑諫官最急乃常不足是急於所無用
緩其所當急也又比歲選授監司多繇寺監丞不過知
縣資序外官莫重於部使者豈宜輕用若是宜稍限以
節如轉運判官擇實任通判者提點刑獄擇實任郡守
者然後攷其治理簡拔用之又言自大河東比分流生

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遏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矣遷殿中侍御史言先帝辟地進壤建策四若據高臨下扼西戎咽喉元祐用事者委而棄之願計贖議奏顯行黜罰史院究神宗實錄誣罔事知章請貶治呂大防等紹聖復制科知章校試言先朝旣策進士卽廢此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遂復罷又請復元豐役法大抵迎合時好進左司員外郎改左司諫嘗言爵祿慶賞以勸天下之善願無以假借大臣使行私恩刑罰誅戮以懲天下之惡願無以假借大臣使快私忿忠於陛下者必見忌大臣黨於大臣者必上負陛下惟明

主財察權工

侍郎爲中書舍人

遷使蕭德崇來爲夏

人請還河西地知章報聘德崇曰兩朝久通好小國葛爾疆土還之知章曰夏人累犯邊法當致討以北朝勸和之故務爲優容彼若恭順如初當自有恩旨非使人所能預知也歸未至空嘗主導河東流議以集賢殿脩撰知和州徽宗立曾布用爲工部侍郎加寶文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召拜刑部尚書知開封府爲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鄧州旋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政和初卒

論曰神宗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呂惠卿出而與之遇

合流毒不能止也哲徽之世一變而爲蔡確章惇曾布
又變而爲蔡京蔡卞日有甚之而天下亡矣乘時起而
附之者甚衆若崔台符楊汲以獄殺民呂嘉問以均輸
困民董必肆酷欲害流人以取悅李南公以及覆詭隨
虞策以心持兩端郭知章迎合時好且發實錄之誣觀
諸人所學與其從政已多可尚何樂而爲此惡哉不過
視一時君相之好尚將以取富貴而已設使神宗如仁
宗之治哲徽承之必無紹述之禍雖安石輩亦將有所
薰陶而未必肆其情以至是況此諸人乎世道汚隆士
習升降係於人主一念慮之趣向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終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履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劉拯

錢適

石豫左
膚附

許敦仁

吳執中

吳材

劉昺

宋喬年

子昇

強淵明

蔡居厚

劉嗣明

蔣靜

賈偉節

崔鷗

張根

弟樸

任諒

周常

劉拯字彥脩宣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

縣人稱之元豐中爲監察御史歷江東淮西轉運判官
提點廣西刑獄紹興初復爲御史言元祐脩先帝實錄
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爲之竄易
增減誣毀先烈願明正國典又言蘇軾貪鄙狂悖無事
君之義嘗議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於詔誥醜
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事方異意之臣分
據要路而軾問及此傳之四方忠義之士爲之寒心扼
腕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祖禹等已貶軾謫英州而拯
猶驚視不愜也進右正言累至給事中徽宗立欽聖后
臨朝而欽慈后葬大臣欲用妃禮拯曰母以子貴子爲

天子則母乃后也當以園陵爲山陵又言門下侍郎韓

忠彥雖以德選然不可啓貴戚預政之漸帝疑其阿私
觀望黜知濠州改廣州加寶文閣待制以吏部侍郎召
還帝稱其議欽慈事褒進兩秩遷戶部尚書蔡京編次
元祐姦黨拯言漢唐失政皆分朋黨今日指前人爲黨
安知後人不以今人爲黨乎不若定爲三等某事爲上
某事爲中某事爲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又言戶部
月賦入不足償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罷知蘄州徙
潤州張商英入相召爲吏部尚書拯已昏憤吏乘爲姦
又左轉工部以樞密直學士知同州時商英去位侍御

史洪彥昇併劾之削職提舉鴻慶宮卒

錢適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累
通判越州至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
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適則願罷臣
乃以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爲都官員外郎殿中侍
御史劾曾布援元祐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
閱兩月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嘗乞復孟后而廢劉
后事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
龔夬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
得罪先詞昭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
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
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踈
逖小臣請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
朝廷旣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褫大正誤國則元祐皇后
義葬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
先朝則曰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爲不正先朝
廢而陛下復於事爲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
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爲不然况旣爲先
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
萌厭斁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蚤正厥事斷

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况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瑤華制誥一頒天下無間然者並后匹嫡春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祔揆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旨后由是復廢適豫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冊爲崇恩太后適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其書以謂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澥用是得召對除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適助成其議會籍元祐黨適以爲多漏略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戶部侍郎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穎昌府言者疏其罪黜爲滁州稍復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宣州復爲工部尚書舉馮澥自代謂澥趣操端勁古人與稽嘗建明典禮忠義凜凜縉紳歎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還

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方臘陷婺適逃奔
蘭溪爲賊所殺年七十二

石豫者寧陵人第進士以安惇薦爲監察御史與左膚
鞫鄒浩獄文致重比又使廣東鍾正甫逮治浩欲致之
死豫論邊事謂中國與四夷相交爲君臣相與爲賓客
徽宗以其言無倫理且辱國出爲淮南轉運判宮陳瓘
又追論羅織鄒浩事降通判亳州崇寧元年召拜殿中
侍御史遂同錢適造廢元祐皇后議亟遷侍御史至中
丞請削去景靈宮繪像臣僚自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
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王巖叟以下旣以論

罷軍器監蔡碩碩訟豫平生交通狀黜知陳州徙鄧州
過關留爲工部侍郎進戶部兼侍讀以調度不繼降秩
一等徙刑部祖母死用嫡孫承重去官服未闋而卒膚
廬州人亦用安惇薦爲御史履歷大略與石豫同遷侍
御史累至刑兵戶三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改
永興軍卒

許敦仁興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爲校書郎蔡京以州
里之舊擢監察御史亟遷右正言起居郎倚爲腹心敦
仁凡所建請悉受京旨言元符之末姦臣用事內外制
詔類多誣實乞自今日以前委中書舍人或著作局討

論刪正起居郎舍人異時遇車駕行幸惟當直者從敦仁始請悉扈蹕遷殿中監拜御史中丞甫視事卽上章請五日一視朝徽宗以其言失當乖宵旰圖治之意命罰金仍左遷兵部侍郎他日爲朱諤言且欲逐敦仁而京庇之甚力敦仁亦處之自如後二年卒靖康中諫官呂好問論蔡京使敦仁請五日一視朝欲顛竊國命蓋指此也

吳執中字子權建州松溪人登嘉祐進士第歷官州縣同門壻呂惠卿方貴盛不肯附以取進凡三十餘年始提舉河南常平運徙河東淮南江東轉運判官提點廣東刑獄入爲庫部吏部右司郎中大觀初擢兵部侍郎二年進御史中丞論開封府內侍省京畿秦鳳違法干請詔獎其得風憲體又言開封之治事大理之決獄將作之營繕權貨之入中皆職所當爲乃妄以爲功一歲遷官至五六宜行抑損遂詔自今但賜束帛鄭居中知樞密院執中言外戚不宜在政地帝還其章而諭所以用居中之意初蔡京忌張康國故引執中居言路執中先劾劉炳兄弟宋喬年父子皆京客也帝嘗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爲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未幾徙越州石公弼以爲執中反復得罪未宜

殿大府改提舉洞霄宮以集賢殿脩撰知揚州加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道過都復拜中丞帝以星變逐蔡京言者未已執中謂進退大臣當全禮貌於是爲京下詔京得不重貶麗恭孫趙適開梓夔諸夷州執中乞正其罪又言八行之舉所得皆鄉曲常人不足以爲士願下太學攷其道藝而進退之所論多施行遷禮部尚書張商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郭天信以進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尋降待制又奪職卒于家

吳材字聖取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歷清溪主簿咸平尉知江都縣入爲太學博士以趙挺之薦擢右正言遷

左司諫黨論復起材首論范純禮爲朋附黨與前同大

臣變更神考法度故引之執政不宜復其職程之元爲蘇軾心腹不宜亞九卿張舜民當初政時猖狂無所顧忌不宜以從官處鄉郡其後受曾布指與王能甫疏言元符之末變神考之美政逐神考之人材者韓忠彥實爲之首忠彥遂罷材驚忍疾視善類所排逐最多進起居郎以憂去蔡京用爲給事中吏部侍郎陞見有所陳京不悅以天章閣待制知光州挺之作相召拜工部侍郎卒

論曰紹述說行權臣顛假以攻元祐正士網旣盡矣復

假以攻異已鷹犬外搏鬼貳內狙宜小人得志而空朝廷也故劉拯摭實錄以肆詆錢適斥孟后以徧刺石豫指繪像以削諸賢吳材擿黨論以揃善類許敦仁五日一朝之請吳執中體貌大臣之言俱蔡京腹心計也讒說殄行虞帝攸聖似是而非孔聖惡佞有國家者可不監夫

劉昺字子蒙開封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進士甲科起家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兄煒通樂律煒死蔡京擢昺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蜀人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昺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妄出已意而昺爲緣飾語在樂志累遷給事中京置局議禮昺又領之爲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元曆有所損益爲吳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陳州昺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以事免官京再輔政召爲戶部尚書昺嘗爲京畫策排鄭居中故京力援昺由廢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俞棗發其姦利事京徙棗他官徽宗所儲三代彝器詔昺討定凡尊爵俎豆盤匱之屬悉改以從古而載所制器於祀儀令太學諸生習肄雅樂閱試日昺與大司成劉嗣明奏有鶴翔宮架之上再爲翰林學士東宮建爲太子賓客又還戶部大理

議戶絕法若祖有子未娶而亡不得養孫爲嗣曷曰計一歲諸路戶絕不過得錢萬緡使歲失萬緡而天下無絕戶豈不可乎詔從其議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積官金紫光祿大夫與王家交通事敗開封尹盛章議以死刑部尚書范致虛爲請乃長流瓊州死年五十七

宋喬年字仙民宰相庠之孫也父允國刻意問學以鄉書試禮部旣自謂宰相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發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太常禮院英宗祔廟議者欲祧僖祖藏夾室克國請配感生帝爲宋始祖從之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臣大臣不憚

會廟饗宿齋其妻遣兩妾至寺克國自劾罷禮院遂致仕克國性剛介孝於奉親平居得微物必先薦家廟乃敢嘗官至大中大夫卒喬年用父蔭監市易坐與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縣鎮府界常平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賜進士第加集賢殿脩撰京畿轉運副使進顯謨閣待制爲都轉運使改開封尹以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京罷相諫議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吳執中交擊之貶保靜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陳州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七謚曰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崇寧初由譙縣尉爲勅令刪定官數年至殿中少監時喬年尹京父子依憑蔡氏陵轅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厚使爲鷹犬以徽猷閣待制知陳州喬年貶昇亦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未幾知應天府喬年卒起復爲京西都轉運使涖葺西宮及脩三山新河擢至顯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謁諸陵有司預爲西幸之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會髹漆至灰人骨爲胎斤直錢數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壟兆大抵遺暴掘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又奉命補治三陵泄水坑濶計役四百九十萬工未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延康殿學士諡曰恭敏

強淵明字隱季杭州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終祠部郎中淵明進士第調海州司法參軍歷濟杭二州教授知蔡州確山縣通判保定軍入爲太府丞軍器少監國子司業與兄浚明及葉夢得締蔡京爲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濟成黨禍淵明以故亟遷秘書少監中書舍人大成司翰林學士大觀三年京罷相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徙鄭越二州召爲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翰林廣直廬帝書摘文堂榜賜之兼太子賓客以疾改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兼侍讀監脩國史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謚曰文憲浚明早死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擊呂惠卿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大觀初拜右正言奏疏曰神宗造立法度曠古絕儼雖符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能搖者出於人心理義之所在也陛下繼志廣聲政事具舉願如明詔勅有司勒爲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論東南兵政七弊及言學官書局皆爲要塗宜公選實學多聞之士無使庸常之徒得以幸進河北河東羣盜起太原真定守

皆以不能擒捕罪去居厚言將帥之才不儲養於平時故緩急無所可用宜令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又言比來從事於朝者皆姑息胥吏吏彊官弱浸以成風蓋輦轂之下吏習狡獪故怯懦者有所畏至用爲耳目倚爲鄉導假借色辭過爲卑辱浸淫及於侍從今廟堂之上稍亦爲之願重爲之制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爲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脩撰知秦州降羌在州者逸入京師訴事坐失察削職罷蔡京再相起知滄陳齊三州加徽猷閣待制爲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宮度地汙下爲道士文訴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

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幾卒

劉嗣明開封祥符人入太學積以試藝名出諸生右崇寧中車駕幸學解褐補承事郎歷校書郎至給事中張商英居相位惡其不附已時鄭居中雖以嫌去樞密然陰殖黨與窺伺益固嗣明與之合許傾商英門下省吏張天忱貶秩嗣明駁弗下商英爭之詔御史臺蔽曲直商英以是罷嗣明遂論商英引李士觀尹天民入政典局矯爲勅語共造姦謀三人俱坐責嗣明遷大司成上子肄雅樂被恩嗣明亦升班與學士等已而言者論其取悅權貴妄升國子生預舍法以抑寒士黜知穎州未

幾入爲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

蔣靜字叔明常州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疫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罷去徽宗初立求言靜上言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爲政等擢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吳伯舉封還之京怒黜伯舉明年遷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服金紫進祭酒爲中書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知壽州徙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爲姦利奪民

葦場彊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觀望不敢治靜悉抵于法
徙睦州移病提舉洞霄宮越九年召爲大司成出知洪
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年七十一贈通議大夫

賈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兩浙轉運判官條上民間
利病加直秘閣爲江淮發運副使蔡京壞東南轉般法
爲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下籍催
諸道逋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輒運載者
請論以違制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興論功進秩遂
拜戶部侍郎改刑部歲餘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
觀卒

論曰善乎歐陽脩之論朋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爲
真朋小人以同利爲僞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濟小
人見利則爭先利盡則踈而相賊害矣蘇軾續脩說謂
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不得則僥倖
復用唯怨之報此所以不勝也秦觀亦言君子小人不
免有黨人主不辯邪正必至兩廢或言兩存則小人卒
得志君子終受害其說明甚徽宗弗之察也唯蔽於紹
述之說崇姦貶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爲黨崇
寧指元符爲黨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
爲黨不復能辯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

三十年其禍汰於東都白馬蓋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
彼劉曷強淵明宋喬年劉嗣明直斗筭耳亦使攘臂恣
睢撼擲無忌小人之爲術蹙矣嗚呼朋黨之說真能空
人之國如此哉

崔鷗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潁州遂爲陽翟人登進
士第調鳳州司戶參軍筠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
言鷗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
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
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
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

嘗不掩卷興嗟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以日
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
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
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
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
右之忠邪爲本臣至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
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
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
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
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

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竒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壅蔽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淳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幸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諫

聞於華夷與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

至如惇徂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狐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

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于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懿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後蔡京復籍上書人以鷗爲和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歸始居郊城治地數畝爲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爲殿中侍御史既至而欽宗卽位授右正言上疏曰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

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澣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澣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自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偕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初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八京遺腹心考定之同已爲正異已爲邪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恐使其餘蠹再破壞邪涼姦邪之討大顛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舉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呂好問徐秉哲爲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鷗平生爲文至多輒爲人取去篋無留者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度無子壻衛昂集其遺文爲三十卷傳於世張根字知常饒州德興人少入太學甫冠第進士調臨江司理參軍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貤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

志時年三十一鄉人之賢者彭汝礪序其事自以爲不
及屏處十年曾布曾肇鄒浩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
宗召詣闕爲帝言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是心耳一累
於物則聰明智慮且耗賢不肖混淆綱紀不振矣願陛
下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
容嘉美以爲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
平內侍走馬承受舉劾一路以錢半給軍衣非是自轉
運使郡守以下皆罷根言東南軍法與西北殊此事行
之百五十年矣帥守監司分朝廷憂顧使有罪猶當審
處豈宜以小奄尺紙空十郡吏哉詔皆令復還又言本
道去歲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償如初祖宗立發運上
供額而給本錢數百萬緡使廣糴以待用此希恩者乃
獻爲羨餘故歲計不足至爲無名之歛詔貸所蠲租而
以糴本錢還之六路洪州失官錫繫治兵吏千計根曰
此有司失於幾察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責以不可
得之物何以召和氣乃罷其獄大觀中入對言陛下幸
滌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
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
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於此願思所以勵勅之
卽命爲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上書請

常平止聽納息以塞兼并下戶均出役錢以絕姦僞市
易惟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若非正然與和買不讎其
直什買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歛有間矣又請
分舉官爲三科一縣令二學官三縣丞曹州郡亦分三
等明言其人某材堪克某州某官某縣令吏部據以注
擬則令選稍清視平配硬差遠矣詔吏部戶部相度以
聞根又以水災多乞蠲租賦散活口米常平青苗米振
貸流民詔褒諭之徒兩浙辭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
略謂今州郡無兼月之儲太倉無終歲之積軍須匱乏
邊備缺然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
得不豫爲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爲
今之計當節其大者而莫大於土木之功今羣臣賜一
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耳
曾不足給一第之用以寵元勳盛德猶慮不稱況出於
閭閻干澤者哉雖趙普韓琦佐命定策所未有願日削
而月損之如金帛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又其次如
錫帶其直雖數百緡亦必斂於數百家而後足今乃下
被僕隸使混淆公卿間賢不肖無辨如以其左右趨走
不欲墨綬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可也書奏權倖側目
謀所以中傷之者言交上帝察根誠不之罪也尋以花

石綱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力陳其弊益忤權倖乃撻根所書奏牘注切草略爲傲慢不恭責監信州酒旣又言根非詆常平之法以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置郴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夫終于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盡戒鹽根爲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鷄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鷄聲子燾自有傳弟樸

樸字見素第進士歷耀滿宿三州教授太學錄升博士改禮部員外郎高麗遣子弟入學肄業又兼博士遷光

祿太常少卿推侍御史鄭居中去位樸言朋黨分政非朝

廷福若不揃其尤久則難圖於是宇文黃中賈安宅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爲居中黨而逐時郎員冗濫至五十五人徽宗喻樸使論列乃撻其庸繆者十六人疏斥諸外徐處仁議置裕民局以京提舉京不樂樸言國家法令明具何嘗不裕民乎今置局非是卒罷之起復脩製大樂局管勾官田爲大晟府典樂樸論爲貪濫不法物論弗齒且典樂在太常少卿之上脩製冗官不當超踰迺罷爲樂令未幾復前命樸爭不已改秘書少監蔡攸引爲道史檢討官召試中書舍人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舅欲奪母志諒
挽衣泣曰豈有爲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爲感動而
止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卽冠鄉書登高第調河南戶曹
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使人邀詣闕旣見覺不能合徑
去布爲相猶欲用之諒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蔣
之竒章案在樞府薦爲編脩官布持其奏不下爲懷州
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
事歷京西河北京東改轉運判官著河北根本籍凡戶
口之升降官吏之增損與一歲出納竒贏之數披籍可
見上之朝張商英見其書謂爲天下部使者之最提點

京東刑獄梁山濼漁者習爲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
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縣地錯其間者鑿石爲表盜發
則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加直秘閣徙陝西
轉運副使降人李訛哆知邊廩不繼陰闕地窖粟而叛
遺西夏統軍書稱定邊可唾手取諒謀知其謀亟輸粟
定邊及諸城堡且募人發所窖得數十萬石訛哆果入
寇失藏粟七日而退他日復圍觀化堡而邊儲已足訛
哆遂解去加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
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
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

州城不沒者兩板諒親部卒築隄徙民就高振以米粟
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爲漂溺于計坐削籍歸田里執政
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右文殿
脩撰陝西都轉運使尋復徽猷閣待制進直學士童貫
更錢法必欲鐵錢與銅錢等物價率十減其九詔諒與
貫議諒言爲六路害寢其策加龍圖閣直學士知京兆
府徙渭州以母憂去宣和七年提舉上清寶籙宮脩國
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乎乃作書貽
宰相曰今契丹之勢其亡昭然取之當以漸師出不可
無名宜別立耶律氏之法使散爲君長則我有存二繼
絕之美彼有瓜分輻裂之弱與鄰崛起之全國勢相萬
也至是又言郭藥師必反帝不聽大臣以爲病狂出提
舉嵩山崇福宮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
諒言迺復起諒爲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周常字仲脩建州人中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王
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養親
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卽致仕久之御史中丞黃復薦
其恬退起爲太常博士辭元符初復申前命兼崇政殿
說書遷著作佐郎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用塗金服飾
又無珠玉蓋務在質素昭示訓戒自裕陵至宣仁后寢

宮乃施金珠願收貯景靈殿以遵遺訓詔置之奉宸庫
擢起居舍人鄒浩得罪常於講席論救貶監郴州酒徵
宗立召爲國子祭酒起居郎從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
嘗不以尚志爲先然溺於富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
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祐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
長不可偏棄時以天暑令記注官卯漏正卽勿奏事仍
具爲令常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
聞見論可否神宗皇帝時脩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
史事於崇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災暵可畏之候
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爲定令則必記於日錄傳
之史筆使後人觀之將以爲法於聽納而忘先帝之美
意矣事遂寢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
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湖州尋又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
脩撰卒年六十七

論曰徽宗荒于治嬖倖塞朝柄移權姦不鳴者進習爲
腴熟鷓鴣根諒常氣節偏偏指切時敝能盡言不諱卒不
勝讒舌根常死外鷓鴣甫用而病奪之可悲也已金兵
旣舉郭藥師已叛朝廷猶弗知矧能先見禍幾哉毋感
乎狂諒之言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終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

列傳第一百十六

開禧儀同三司上柱國監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勛

梅執禮

程振

劉延慶

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武選登第為河東從事經畧使韓縝雖數試其材而常沮抑之不假借又乃語之曰君竒士也他日當據吾坐為府州大山軍巡檢盜蘇延

福狡悍爲二邊患灌親梟其首賈胡曠有泉遼人常越境而汲灌親申畫界埃遏其來忿而舉兵犯我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敵驚以爲神遂巡歛去後三十年契丹蕭大師與灌會道曩事數何巡檢神射灌曰卽灌是也蕭矍然起拜爲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至洞曾出背疊貫後騎羌懼而引郤知寧化軍豐州徙熙河都監見童貫不拜貫憾焉張康國薦於徽宗召對問西北邊事以笏畫御榻指坐衣花紋爲形勢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提點河東刑獄遷西上關門使領威州刺史知滄州以治城郭功轉引進使運粟三十萬石於並塞三州灌言水淺不勝舟陸當用車八千乘沿邊方登麥願以運費增價就糴之奏上報可安撫使忌之劾云板築未畢而冒賞奪所遷官仍再貶秩罷去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溉閒田千頃湟人號廣利渠徙河州復守岷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言漢金城皇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卽其地也漢唐故渠尚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而射士之額足矣從之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士七千四百人爲他路最童貫用兵西邊灌取古骨龍馬進武軍加吉州防禦使改知蘭州又攻仁多泉城砲傷足不

顧卒拔城斬首五百級尋改鄆州防禦使宣和初劉法陷於敵震武危甚熙帥劉仲武使灌往救灌以衆寡不敵但張虛聲駭之夏人宵遁灌恐覘其實遽反兵仲武猶奏其逗遛罷爲淮西鈐轄從平方臘獲賊帥呂師囊遷同州觀察使浙東都鈐轄改浙西童貫北征檄統制兵馬涿易平以知易州遷寧武軍承宣使燕山路副都總管又加龍神衛都指揮使夔萬不取景州團薊州貫誘以兵事卽復景城釋薊圍郭藥師統蕃漢兵灌白頃年折氏歸朝朝廷別置一司專部漢兵至于克行乃許同營今但宜令藥師王常勝軍而以漢兵委灌輩貫不聽召還管轄步軍司陪遼使射玉津園一發破的再發則否客曰太尉不能耶曰非也以禮讓客耳整弓復中之觀者誦歎帝親賜酒勞之遷步軍都虞候金師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灌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銳以北萬有一不枝梧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灌行辭以軍不堪戰彊之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內禪灌領兵入衛鄆王楷至門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懼而退灌竟行援兵二萬不能足聽募民充數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次

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風迎潰黃河南岸無一人禦敵
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而令控守西隅背
城拒賊凡三日被創没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綜雷彥
與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欽宗哀悼賜金帛命官
護葬已而言者論其不守河津追削官秩長子薊至閤
門宣贊舍人從父戰箭貫左臂拔出之病創死紹興四
年中子蘚以灌事泣訴于朝詔復履正大夫忠正軍承
宣使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晉陵人唐衛公德裕九世孫也祖
均父公嗣皆進士第公嗣崇寧初通判潞州以議三舍
法不便使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
中詞學兼茂選爲辟雍錄太學正升博士以父老丐外
除提舉淮東學事使養命下乃得河東而爲淮東者臧
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路輒易之或敎使自言熙靖曰
事君不擇地吾其可發人之私求自便也宰相聞而賢
之留爲兵部員外郎遭父憂去還爲右司員外郎王黼
以太宰領應奉司又方事燕雲立經撫房於中書獨專
之他執政皆不得預熙靖與言曰應奉之職非宰相所
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足以治彊事經撫何爲者哉
黼積不樂同列五人皆躡躡躡禁從獨滯留四年都水丞

失職移過於熙靖貶其兩秩又將左轉爲國子司業執政交言不可僅遷太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拱州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燕山雖定宜益謹思患豫防之戒徽宗曰詩所謂迨天之未陰爾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者是也熙靖進曰孔子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願陛下爲無疆之計帝嘉之靖康初同譚世勣事龍德宮改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道君待之甚厚常從容及內禪事曰外人以爲吳敏功殊不知此亦出君意耳吾苟不欲人言且滅族誰敢哉或謂君似唐睿宗上畏天戒故爲之吾有此心久矣熙靖再拜賀敏聞而忌之以進對不時受罰旣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寬譬之終無生意故人視其病相持啜泣索筆書唐王維所賦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年五十三與世勣同贈端明殿學士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父獻可仕至英州刺史知瀘州黃庭堅謫於涪獻可過之甚厚時人稱之雲舉進士從使高麗撰鷄林志以進擢秘書省校書郎出知簡州遷陝西轉運副使宣和中從童貫宣撫幕入爲兵部員外郎起居中書舍人靖康元年以給事中使幹闕不軍議割

三鎮以和使還傳道韓侂不之意以爲黏罕得朝廷所與余觀蠟書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執政以爲不然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原召拜刑部尚書再出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雲至真定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立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悉從之且命王及馮澥往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所卻雲亦還澥奏言雲誕妄誤國雲言事勢中變金人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詔集百官議雲固言康王舊與韓侂不結歡宜將命帝慮爲所留雲曰和議旣成必無留王之理臣敢以百口保之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學士爲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徹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賊也王出廟行或發雲笥得烏絁短巾蓋雲夙有風眩疾寢則以護首者民益信其爲姦諫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雲兄霽崇寧時爲謀議司詳議官上書告蔡京罪黥隸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戰死

譚世勣字彥成潭州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勣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置其書不觀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秘書省正字時相蔡京子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仕世勣獨坐直廬繼書竟日梁師成之客與爲隣居數致師成願交意謝不答在館六年不遷京罷用久次爲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京復相嫌不附已罷提點太平宮久之復還吏部侍臣妄引恩澤任子持不與吏白有某例世勣曰豈當以暫例破成法已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監權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各賜予正上

供省浮費六事言于上又爲當路所嫉以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未行復留之徽宗禪位東幸且還使與李熙靖副執政奉迎遂同主管龍德宮請辨正宣仁國史之謗

退旨以腹瑤華太享神祖仍用富弼脩食釋奠

先聖 由以王安石配後皆施行秋七月彗出東方大

臣或謂此四夷將衰之兆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脩德以應天不宜惑諛說進給事中兼侍讀內侍喧爭殿門詔以論世勣駁其不恭因言童貫輩初亦甚微小惡不懲將馴至大患疏入同類側目何棗建議分外郡爲四道置都總管事得顯決世勣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

三畿所治者纔十六縣獨無尾大不掉之慮乎臬不樂
改禮部侍郎金騎駸駸南下世勳言守邊爲上策今邊
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
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旣渡河又請遣大將秦元以所部
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卽金人不
敢逼孫傳深然之又格於衆議再扈車駕至金師帳以
十害說其用事者言講解之利詞意忠激金人聳聽張
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皆稱疾卧不起以
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節贈端明殿學士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

薦爲勅令刪定宮武學博士大司成彊淵明賢其人爲
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爲嫌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
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歷軍器鴻
臚丞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山委率不服
經目苑吏有持茶券至爲錢三百萬者以楊戩肯意追
取甚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乃獨列
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遷
左司員外郎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林摠以前執政赴闕
宿留冀復故職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鄆質人屋當贖
不肯與而請中旨奪之外郡卒留役中都者萬數肆不

逞爲姦詔悉令還楊戩占不遣內侍張佑董葺太廟僭
求賞皆駁奏弗行遷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
其第夸示園池妓妾之盛有嬌色執禮曰公爲宰相當
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息是豈歌舞
宴樂時乎退又戒之以詩黼愧怒會孟饗原廟後王以
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脩
撰時賦鹽虧額滁亦苦抑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
邑而食鹽乃倍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
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道除吏部
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隸
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由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黃門持中
批詣部取錢而封識不用璽旣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
審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黃門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
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
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千萬計曰和議已定但
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
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
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繕罪儻窒其求而宦
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
民持金銀換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曾怒呼四人責

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縢
何有哉顧比屋枵空亡以塞命耳曾問官長何在振恐
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曾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
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
還將及門呼下馬搃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
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歎初車駕再出執禮
與宗室子昉諸將吳革等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帥
帳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故不
克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卽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
士議者以爲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起饒州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一時名輩
多從之游徽宗幸學以諸生右職除官爲辟雍錄升博
士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于鄒祀孟
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提舉京西常平
入爲膳部員外郎監察御史辟雍國子司業左司員外
郎兼太子舍人始至卽言古者大祭祀登饌受爵必以
上嗣旣禮經所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昨天子展事明堂
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宮
僚初無及此者由是特加獎異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
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懌曰

上且疑黼挾寇奈何振知黼忌其言趨而出然太子薦之甚力遂擢給事中黼白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爲中書舍人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黼怨熙載欲振詆以醜語振不肯黼使言者劾爲黨罷提舉冲佑觀居三年後還故官靖康元年進吏部侍郎爲欽宗言柄臣不和論議多駁詔令輕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聖斷踰度而不暇疇咨或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及汗其勢不得不爾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道兵犄角擊之曰彼猖獗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懲艾乎上嗟味其言而牽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故時大辟有情可矜多奏取原貸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率便文殺之振請復舊制詔捕亡命卒得數千人振請以隸步軍而除其罪步軍司欲論其法振曰方多事之際而一日殺數千人必大駭觀聽乃盡釋之改刑部侍郎金騎在郊邀車駕出城振爲何桌言宜思所以折之之策桌不從未幾及於難年五十七金人去從子庭訪得其首歸

葬之初王黼使其客沈積中圖燕振戒以後禍積中懼而言不可既而振乃用是死聞者痛之初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從容言孔子以鴟鴞之詩爲知道其詞不過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亦云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爲徽宗道之徽宗寤頗欲去健羨疏左右近習而宦寺楊戩輩方大興宮室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爲將輔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執馮誅之而太子之言亦廢振尹京時兩宮方困於基間振極意彌縫治龍德梁祈獄寃其罪不使有繼介可指高宗卽位進秩七等仍官其子及親屬三人又贈端明殿學士端平初曾孫東請謚賜謚剛愨同時死者禮部侍郎陳知質失其傳給事中安扶附見父安燾傳

劉延慶保安軍人世爲將家雄豪有勇數從西伐立戰功積官至相州觀察使龍神衛都指揮使鄜延路總管遷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改承宣使破夏人成德軍擒其酋賞屈降王子益麻党征拜保信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方臘節度河陽三城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延慶行軍無紀律郭藥

師扣馬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將蕭幹帥衆來延慶與戰敗績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伐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卽入燕城幹舉精甲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渝約不至藥師失援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饗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

爲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明旦延慶見火起以爲敵至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賦及歌誚之朝議延慶喪師不可不行法坐貶率府安置筠州契丹知中國不能用兵由是輕宋未幾復爲鎮海軍節度使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秦兵萬人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爲追騎所殺光世自有傳

論曰靖康之變執禮振不忍都人塗炭拒彊敵無厭之欲親逢其凶熙靖世勛不肯以一身事二姓悲不食以終灌延慶戰敗而沒此數人者其所遭不同至於死國

難則一而已雲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殆亦天未欲絕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康王其危哉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終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

列傳第一百十七

開禧儀言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華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允管國子監司業華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李綱上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北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

列傳

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劔州沙縣稅務七年爲太
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
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綱
上禦戎五策具語所善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
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
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
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爲上極言之敏曰監國
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
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
能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請
對具道所以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
綱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
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
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
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
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卽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
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
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
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
殿上迎謂綱曰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今尚能誦

之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
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
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韓離不兵渡河徽宗東幸
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
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
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
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
之計當整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
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
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
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
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儒儻使治兵願以死
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
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
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
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
陛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
奏中官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
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
責之卿勿令有踈虞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

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通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命轍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擊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士

遣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而誤國事也上不聽竟使稅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稅受事自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朝

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求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特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與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饗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為然約日舉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所敵營欲生擒

韓侂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患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為尚書右丞克京城四壁守禦使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得制三

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
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
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踴躍以行先是金帥粘罕圍太
原守將折可求劉光世軍皆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金
人入南北關取隆德府至是遂攻高平宰相咎綱盡遣
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徵諸將已追及金人於邢
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擊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
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初徽宗南幸童貫高俅
等以兵扈從旣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
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陳東上書乞誅蔡京蔡攸
童貫朱勳高俅等原等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往圖之
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
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
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
上從其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詔
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請行曰此無他不過
欲知朝廷事爾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
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問卿頃以何故
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
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之變各有類應正爲今

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脩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徽宗因及行宮上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皇帝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疆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固圍之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哉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行宮人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白卿輔助皇帝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

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闡而多疑南仲
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
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
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願以公輔事下吏臣
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
翌日朝龍德宮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意曰乃者敵
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
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諒
卿不足介懷巨敵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爲朕留
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萬皆北兵已去太上還

宮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與同知樞密
院事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
以革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
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謂如節度使至遙
郡刺史本以待勳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堂吏轉官
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皆復舊制執
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
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語綱奏頃
得旨給空名告勅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
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

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河東
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
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悞國事因拜辭不許退
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
上以其爲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
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
卧不起讒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二字
遺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吳元濟以
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疆弱固不相侔而臣曾
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
在朝蠢言難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
患者有不難也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
進上優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
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
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
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乞骸
骨解樞筦之任上趣召數四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
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
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
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

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之感動及陛辭言唐恪聶山之姦任之不已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臣總師出鞏洛望拜陵寢潛然出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彊敵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二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懷州有詔罷滅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況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滅之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日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諫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卽上奏丐罷乃命种師

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
殿學士知揚州綱具奏辭免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
費財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
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
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卽率湖南
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爲
金人所憚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
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
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
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高宗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
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
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
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
示綱覲以沮其來上聞綱且至遣官迎勞錫宴趣見于
內殿綱見上涕泗交集上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
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
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脩外攘還二聖
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以副陛
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

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愚憊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爲所惡然謂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因力辭帝爲出范宗尹知饒州顏岐與祠綱猶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云臣愚陋無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顛持危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無左右先容陛下首加職擢付以宰柄顧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

關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德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

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日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

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
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
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
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
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
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
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
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
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
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
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
益脩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
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
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
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
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
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
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
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
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

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怨邦昌謂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憤嫉邦昌者則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帥府怨之私也天下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論不同者上乃召黃潛善等詔之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旣以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詔邦昌謫潭州吳奔莫儔而下皆遷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

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上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克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疆敵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濟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戡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

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右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援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震河北故綱以爲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傅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時亮率勦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嘗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試之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缺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櫜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乎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徃徃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有許高許元者以防河而遁謫嶺南至南康謀變守

倖戮之或議其擅殺綱曰高元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分途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倖能行之真捷吏也使受命捍賊而欲退走者知郡縣之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爲然命轉一官開封守闕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綱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頌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浚問之齊愈曰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用千萬

緡費將安出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時
朝廷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
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
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
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
中國疆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
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慰
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傳雩爲二聖通問
使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
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皆從其

言是時四方潰兵爲盜者十餘萬人攻劫山東淮南襄
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時事上曰淵聖
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遷何耶綱
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
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論靖康初朝廷應敵得失之策
且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因勉上
以明恕盡人言以恭敬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
納又奏臣章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
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
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

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上爲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
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
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
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
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
擾內地盜賊亦將蠡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
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
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
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
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
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
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
隅不易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柰何詔墨
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候黃潛善汪伯
彥實陰上巡幸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洵洵咸
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
之初綱每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所言
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
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所乞且置司北京俟措置
有緒乃渡河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招撫司之

擾又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尚留京師益謙
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乃有
盜賊乎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傅亮卽日渡河亮言措
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而
張所博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
臣臣每覽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
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旣而詔
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筆
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綱退而亮竟罷乃再疏求
去上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爲

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

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
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
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
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
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
禍非所恤也初二帝北行金人議立異姓吏部尚書王
時雍問於吳玠莫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
以爲然適宋齊愈自敵所來時雍入問之齊愈取片紙
書張邦昌三字時雍意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至

是齊愈論綱三事之非不報擬章將再上其鄉人嗾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於是逮齊愈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大諫第承終不過踰嶺爾齊愈引伏遂戮之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尚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闕輔而中原盜賊蠡起矣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終

宋史卷三百五十九

列傳第一百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李綱下

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
荆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賊不可勝計多者
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
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

如鼎澧嶽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
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
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裴劾綱罷爲提舉西京
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僞
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儻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潁昌
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揀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
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
鼓旌旗千里相望則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
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俟彼遁歸徐議攻
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

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
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
廷因得以還定安集今僞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
割據姦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鴟張苟或退避則無以
爲善後之策昔符堅以百萬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
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北敵不授首於我
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與二三大
臣熟議之詔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院施行
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蜀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
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發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

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讎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而疆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候議者或謂敵馬旣返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脩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旣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脩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

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彊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衆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師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武庫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敵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彊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臣可誅疆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鑿與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剏營壁使組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脩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尤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

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疆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夾歸願爲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知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率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審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在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

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觀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旣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草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造使豈不以釁隙旣深終無講好脩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僭僞之國其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

造覺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資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而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

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疆敵近而僞臣國家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疆敵不足畏逾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

事六曰賓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才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其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豈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攷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

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滄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書書良皆非所以脩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慶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摹而後不爲之

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

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
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脩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
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
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
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
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
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
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
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
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

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
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江
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
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
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
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僞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
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嶽
飛爲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
俊揚沂中大破僞齊兵於淮肥之上車駕進發幸建康
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脩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

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要以脩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旣備則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淮西鄴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

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狗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旣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避旣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

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心我
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
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民從而附之虎
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
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
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
廷正可懲往事脩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
爲此擾擾棄前功挑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
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
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
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此
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
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
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
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
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
問旣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
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
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
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

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
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
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
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
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
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
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
呂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
租賦或脔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
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

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
而爲此固猶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
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
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
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
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
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
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
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前拔昇以帥權昔漢文帝
聞季布賢召之旣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

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臣
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躡上累陛下
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
遂允其請次年薨年五十八訃聞上爲軫悼遣使賻贈
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
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
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
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綱有著易
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奏
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

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州廣記制置江右錄

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
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夫
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
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
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
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默
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嗷嗷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
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
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